看见义乌

义乌艾灸文化:藏在艾香里的千年养生智慧

7月20日,义乌入伏。在我市多家医院中医科和各大中医馆内,前来贴三伏贴和做艾灸的市民络绎不绝。

艾灸到底有何魅力?追本溯源,灸法古称灸焫,是指利用艾叶等易燃材料或药物,点燃后在腧穴上或患处进行烧灼或熏熨,借其温热性刺激及药物的作用,以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外治方法。而艾灸特指以艾绒为原料的灸法,包括直接灸、隔物灸、悬灸等形式。

灸法是华夏文明中特有的治病手段,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;灸学是东方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,在中医史上地位显赫。义乌艾灸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,传承至今。连日来,义乌文史专家从志书典籍中梳理出义乌艾灸的发展脉络,试图一探义乌艾灸文化的千年传承之路。

何青英为市民进行悬灸。(资料照片)

晋代女中医擅长灸法而名留青史

宋·李唐《灸艾图》(局部)

据考证,“灸法”的最早历史记载,可追溯至战国时代。《黄帝内经》里说:“北方者……藏寒生满病,其治宜灸焫,故灸焫者,亦从北方来。”从这段记载看来,灸法的创始,首在北方,后来才渐渐传入中原。

翻阅义乌旧志,关于艾灸的记录中,有一位值得铭记的女性。她的名字叫鲍姑(309年—363年),小字潜光,陈留郡(今开封陈留)人,是我国最早用艾灸来治病、美容的女医生。

东晋太兴二年(319年),其父鲍靓在越秀山南麓建越岗院(即今广州三元宫),供鲍姑居住修炼。当时,老百姓穷苦,常常没钱治病,更没钱抓药。鲍姑一生行医,医德高尚,擅长灸法,尤善于医治赘瘤与赘疣等病症,为百姓解除病痛,被尊称为“仙姑”“鲍仙姑”。

据传,某一天,鲍姑在河边遇到一位年轻姑娘,她的脸上长了许多黑色赘瘤,十分难看。鲍姑从药囊中取出艾草,搓成艾线,为之熏烤治疗。不久,姑娘脸上的赘瘤全部脱落,变成了一位美貌的少女。

鲍姑与葛洪结为夫妻后,两人共同研究医学,一起采药、制药和炼丹。鲍姑的灸法经验主要记载在葛洪所著的《肘后备急方》内。全书记有针灸方109条,其中灸方占99条。该书较详明地记载了灸法的作用、疗效、操作方法、注意事项等,丰富了中医学的灸法内容。

葛洪(284年—364年),是我国古代著名道家学者、炼丹家和医药学家。他崇奉金丹大法,足迹遍及天下。古书《职方图志》说:“葛仙炼丹之处,天下十有三。”

(万历)《义乌县志》也曾有涉及葛洪的相关记载,后宅德胜岩的“上岩洞:在县西北二十五里绸岩之北,山腰有石岩,深数丈,广如之,或云:晋丹阳令葛洪隐于此。”另外,佛堂葛仙山的仙山庙,也是葛洪的修真之所。

而义亭的姑庙塘,可能与鲍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(嘉庆)《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姑庙塘:昔有仙姑显迹于此,遗墠尚存。”

时下兴起的生姜灸。(图片来自网络)。

朱丹溪为灸法运用开辟新路径

义乌本土用灸法治病的历史记载,最早可追溯到元代的朱丹溪。

据《格致余论》记载,朱丹溪的老师许谦患心痛及足挛等疾,经年不愈,几成废人。他在运用药物治疗的同时,配之艾火,“近半月而病似退,又半月而略思谷,而两足难移,计无所出。至次年三月,遂作此法,节节如应,因得为全人。次年再得一男,又十四年以寿终”。

还有一个成功治愈的例子。浦江郑兄,年近六十,“忽一晚,正走厕间,两手舒撒,两眼开而无光,尿自出,汗如雨,喉如拽锯,呼吸甚微”。朱丹溪刚好在场,“急令煎人参膏”的同时,“灸气海穴,艾炷如小指大,至十八壮……又三壮……”。最终,病人脱离危险。

除了在临床上积极用灸法治疗各种疾病外,朱丹溪还在中医理论上,对灸法进行发挥和总结。他强调,灸法有补火、泻火之分,“灸法:有补、泻火。若补火,艾灭至肉;若泻火,不要至肉,便扫除之,用口吹风主散”。这个观点,继承了《黄帝内经》中“灸分补泻”的学说,是对中医灸学理论的重大贡献。其次,朱丹溪认为热症用灸的原理是:“火以畅达,拔引郁毒,此从治之法也。”他还阐述了热症亦包括实热和虚热两个方面,“大病虚脱,本是阴虚。用艾灸丹田者,所以补阳,阳生则阴生故也”。此外,朱丹溪完善了热症可灸的机制:对于实热症的治疗,乃从治之法,通过以热引热从其气而达之;虚热症的治疗则通过灸法助阳,从而达到阳生阴长的目的。

再者,朱丹溪认为灸法治热症的主要作用是散火祛痰、养阴清热、泄热排下。可见,他跳出了《伤寒论》对于热症忌灸的模式,把艾灸用于治疗实热症并阐明了其机制,认定艾灸的作用在补火助阳之余还兼有清热散火、通络化痰之功。对于实热症,艾灸使气机畅达、经络通畅,故邪离经络而去,则热自退。这一观点,为后人运用灸法开辟了新路径。

在《名医类案》《续名医类案》等典籍中,可以找到不少朱丹溪灸法治病的医案。而历史事实也表明,朱丹溪在临床中将灸法运用于热症治疗,以及艾灸治疗实热症、虚热症,都有很好的疗效。

丹溪医学代代相传

到了明代,丹溪医学成为医学界主流,“震亨医学大行,时称为丹溪先生”。

在明代义乌人当中,师承朱丹溪医学最有成就者当推虞抟。(万历)《金华府志》记载:“义乌以医名者,代不乏人。丹溪之后,惟抟为最。”

虞抟(1438年—1517年),字天民,自号花溪恒德老人,今廿三里街道华溪村人。其曾叔祖虞诚斋“与丹溪生同世,居同乡,于是获沾亲灸之化,亦以其术鸣世”,遂世代相传,皆以丹溪为宗。他也“承祖父之家学,私淑丹溪之遗风”,对丹溪杂病心法理解较深,在所著《医学正传》的各个病证里,都列有“丹溪要语”“丹溪心法”“丹溪活套”等内容。

时人傅滋,字时泽,号浚川,博学多识,精于医术,谦恭而不自足。一开始,他习儒学,青年时期得了疾病,经由虞抟治愈,后即师从虞抟,学术推崇丹溪。傅滋倾尽其力,用时三十余年,才编成《新刊医学集成》一书,共十二卷。这本书对于中风、咳嗽等病症,增列了“针灸法”,大多摘自明代以前的针灸典籍,并在穴位名称下注明所在部位、针刺深浅及刺法,灸法则注明其施治之壮数。

另外,明代的金孔贤,字希范,为金涓七世孙。他潜心为医,精针疗,为人施医,不计报酬,著有《丹山心术》和《经络发明》。

至清代,针灸学开始整体走向衰退。当时,医者多重药轻针灸,尤其是清朝统治者竟以“针刺火灸,究非奉君所宜”的荒诞理由,于道光二年(1822年)废除了北京太医院的针灸科。受此影响,这时候,义乌关于灸法方面的记载,零散又稀少。现在尚能找到的记载,集中在由赤岸人金以谋订定、山阴人陈士铎编的《石室秘录》一书中,如用艾火治疗“痈疽”疑难症的一段记载,“凡人一见背有疮口外现者,不可小视之,急用蒜切片一分厚,贴在疮口上,用艾火烧之……盖一经灸之,则毒随火化,以火攻火,又何疑焉,愿世医留意”。

另据记载,1929年,在有人提出废除中医议案的艰难情形下,以义乌陈无咎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,编撰了《内经辨惑提纲》等医书典籍,为保护和发扬针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,使针灸等中医疗法在民间保留了深厚且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
丹溪针灸研究会及丹溪针药研究社部分成员合影。(资料照片)

中医药文化重新兴起发展

新中国成立后,百废待兴,义乌艾灸文化首先在主流医院迎来兴盛之机。

据《义乌县卫生志》记载:1956年,义乌县人民医院设立针灸科,当时以传统的针刺、药灸、拔火罐等为主要治疗方法。经过不断发展,先后实施的穴位埋线、阿是穴注射等手法均取得较好疗效;1974年,有了半导体脉冲治疗仪及音频治疗仪辅助,针灸逐渐向理疗方向发展;1983年,则有了差频电疗法、五官超短波电疗法等。当今热门的“三伏灸”,便可追溯至1990年,当时,该医院开展了伏天灸治疗慢性气管炎和哮喘的活动。2006年,在义乌市中心医院(原义乌县人民医院)绣湖分院开设针灸推拿门诊。

义乌县中医院则是义乌艾灸文化传承的主阵地。该院于1983年开设针灸科,用传统的针灸方法,并具备超短波、差频、音频、激光机等理疗设备,又配合穴位注射、内服等,可以治疗小儿麻痹症、面瘫痹症、腹泻、胃病等多种疾患。

2019年9月4日,丹溪针灸研究会及丹溪针药研究社成立,围绕针灸推拿学科,开展人才培养、朱丹溪学术思想创新、课题研究及丹溪学派针灸方面的应用探索等,不断推进朱丹溪中医药文化建设。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丹溪中医药文化的保护单位,义乌市中医医院(原义乌县中医院)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朱丹溪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。

与此同时,义乌艾灸疗法的民间传承也从未间断。下骆宅桥头村人罗虞廷、苏溪下陈村人葛根松和曾任义乌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的葛文葵等,都是长期从事艾灸、针灸治疗的名医。后宅街道新华村人何青英,已是义乌艾灸疗法第四代传人。他们都是艾灸疗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传播者。

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/图

点燃的艾条

宋·闻人耆年《备急灸法》

民国·陈无咎《内经辨惑提纲》